

春秋繁露

一

Z 121.6

1
(17)

繁春



露秋

潮陽鄭
氏用凌
氏蜚雲
閣本刊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春秋繁露十七卷漢董仲舒撰繁或作蕃蓋古字相通其立名之義不可解中興館閣書目謂繁露冕之所垂有聯貫之象春秋比事屬辭立名或取諸此亦以意爲說也其書發揮春秋之旨多主公羊而往往及陰陽五行考仲舒本傳蕃露玉杯竹林皆所著書名而今本玉杯竹林乃在此書之中故崇文總目頗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今觀其文雖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極理要之言非後人所能依託也是書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樓鑰所校乃爲定本鑰本原闕三篇明人重刻又闕第五十五篇及第五十

六篇首三百九十八字第七十五篇中一百七十九
字第四十八篇中二十四字又第二十五篇顛倒一
頁遂不可讀其餘譌脫不可勝舉蓋海內藏書之家
不見完本三四百年於茲矣今以永樂大典所存樓
鑰本詳爲勘訂凡補一千一百二十一字刪一百二
十一字改定一千八百二十九字神明煥然頓還舊
笈雖曰習見之書實則絕無僅有之本也倘非幸遇
聖朝右文稽古使已湮舊籍復發幽光則此十七卷者竟
終沈於蠹簡中矣豈非萬世一遇哉

春秋繁露注序

陽進士出身

誥授朝議大夫前翰林院編修山東沂州府知府新安洪

梧撰

余初主梅花講席之年則以公羊通禮詩經通禮課業諸子時凌子曉樓以所著四書典故覈進見其好學窮經精心求古與言曰子廣陵人也廣陵之學有曹憲李善之文選注唐人以為詞章之學然訓詁特詳博通記此詞章而兼訓詁之學也有杜佑之通典褒輯八門包羅前代此政書之學也有潘徽之江都集禮道備五常用兼八代此五禮之學也有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傳授公羊該通經禮此春秋公羊之學也繁露一書未有箋釋不熟公羊者則不能讀繁露而妄臆為贗作業幾廢矣子其有心於是乎凌

子由是卒業公羊并讀繁露由明經赴舉京兆從遊阮
侍郎之門佐集經籍亦嘗誨之曰聖經賢傳論修齊治平
者備矣大都不外河閒獻王一語實事求是而已而事之
是非孰有大於春秋者乎公羊孤經久成絕學以子精力
強盛曷不盡心先師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況來日未有
艾乎武進劉君申受於學無所不窺尤精公羊與之講習
庶幾得其體要矣于是所見益廣所業益進三載歸繁露
諸篇皆能通究本末復肆力於先秦兩漢諸儒之書及諸
經義疏凡繁露篇義字句皆櫛梳而理解之不但貫徹何
徐而董氏三年下帷根柢之蘊正誼明道天人之本原靡
不洞於心而挾於手蓋江都廣川之所未行漢武之所未

用者皆悉數其家珍覲縷其淵蓄而後知仲舒以公羊之學爲王佐之才信不虛也盧抱經先生僅以公羊釋繁露已令讀者稍見睂目凌子乃能以諸書疏證俾無疑義故於注繁露時并爲公羊五禮補疏十有一卷是凌子有功於董子而又有功於何徐也由此日博於文則曹李訓詁之選學在是而約之以禮以施於用卽潘氏五禮之學杜氏政書之學亦在是廣陵之學皆在凌子矣凌子勉乎哉嘉慶二十年五月初十日書於梅花書院之羣玉堂

吳薰頓首

曉樓先生師席閣下食貧嗜古誠養竭誠可謂文行兼美
吾黨之麟鳳也奉上四金此賣文錢非盜跖之樹或可稍
佐白華之養晒入卽問

侍奉萬安

愚弟秦恩復頓首

曉樓先生前承示新校注春秋繁露時復抱幽憂之疾神
智嗒喪未能盡讀公羊之學久絕董子傳公羊于繁露僅
存其畧傳本甚鮮得先生校注行世有功于前人不小俟
心氣稍定細細尋繹或于它書中引公羊讖者比附于後
更爲有益謹奉上朱提一流聊佐剖氏乞晒存之此候日

安不具

同學弟阮元頓首

曉樓二兄俗事匆匆未得
想一切皆爲平善頃從坦
披覽閱深肅括卓然成一
有功此書者此其最也此
及弟心拙事繁鬚白其少
之時京園看花之樂求之
不具

愚弟鄧立誠頓首

曉樓二兄足下弟昨在

注春秋繁露且曰頃予在江寧見孫淵如先生先生詢凌君甚悉驚歎其所注以爲奇士得一知己可以無憾況先生固海內之宗匠當代之經師乎子歸爲凌君言之庶益堅其進取之志也弟彼時聞之驚喜欲泣歸來已三更矣匆匆手書以聞不及待明日也足下公羊補疏徵引精博雖殷侑何以相過弟曾有贈人詩云讀書誰解思輪扁成佛方能識懶饒足下以爲何如

春秋繁露序

六經道大而難知

韓詩外傳千舉萬變其道不窮六經是也

惟春秋聖人之志

在焉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自孔子沒莫不有

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耳

漢書藝文志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

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章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按鄒氏無師夾氏無書惟三家立於學官

其後傳世學散源遠而流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母子都

廣韻風俗通云胡母姓本胡公之後也公子完奔齊遂有齊國而宣王母弟別封母鄉遠本胡公近取母邑故曰胡

母氏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董仲舒治其說公羊疏胡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母生

羊經傳傳授董氏信勤矣嘗爲武帝置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

後其微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

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韓詩外傳儒者儒也儒之爲言無也不易之術也意林風俗通

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多病專門之見各務高師

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

志既晦而隱焉董生之書師古曰生猶言先生視諸儒尤博極闕深

也本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

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太原王君家藏此書常謂仲

舒之學久鬱不發將以廣之天下就予求序因書其本末

云慶厯七年二月大理評事四明樓郁書

按郁字子文

董仲舒傳

董仲舒廣川人也

廣韻颺叔安裔子董父實甚好龍帝舜嘉焉賜姓曰董廣川故趙國校地志廣

川屬信都國景帝二年為廣川國諸侯王表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

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顏師古注謂趙平

原真定中山廣川河間也史記儒林傳稱於趙自董仲舒仍其故也後漢安帝延光元年改信都為安平國分廣川

屬清河國故又為清河廣川人木經注縣有長河為流故曰廣川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

士百官表博士秦官掌下帷講誦廣輿記董家里景州廣通古今秩比六百石下帷講誦川鎮仲舒下帷于此班

固曰仲舒遭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弟子傳以久

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

如此顏師古曰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雖有園圃不窺視之言專學也王充曰董仲舒

讀春秋專精一思志不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

之今上卽位爲江都相

索隱曰按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

以春秋災異之

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

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漢舊儀儒術奏施行董仲舒請兩事始令丞相以下求雨雪

中廢爲中大夫

漢書母邱壽王傳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

居舍著

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

子

索隱曰按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

天子詔

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徐廣曰一作茶亦音舒史記仲

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溫呂步舒

不知其師書以爲下愚於是下董

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董仲

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宏治春秋不如董仲

舒而宏希世用事位至公卿

史記丞相公孫宏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家貧牧豕

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儒林傳公孫宏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董仲舒以宏爲從諛宏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

膠西王

史記宏爲人意忌外竟內深諸嘗與宏有卻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

宏之力也漢書膠西于王端孝景前三年立方輿膠西王紀要膠西治今萊州府膠州高密縣亦曰高密國

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

漢書凡相

兩國輒事驕王居家至卒終不置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

至於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師古曰凡言傳者謂爲之解說公羊高齊人名高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傳與其子平傳與其子地地傳

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齊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是也

凡例

一是書以聚珍本爲主按語臚列于下凡官本校
某他本作某者皆是

一是書明王道焜本向有注者加原注二字引盧學
士抱經本加盧注二字

一是書缺文據聚珍本增入

一是書錯簡凡有此下當接某處者皆依官本及武
進張皋文編修讀本盧學士刻本改正

一是書所引春秋皆公羊家言故兩傳不敢羸入惟
書中引穀梁之文僅一條故引穀梁以注之至於
土地人名間有引杜注者以無關義例故也

春秋繁露目錄

卷一

楚莊王第一

玉杯第二

卷二

竹林第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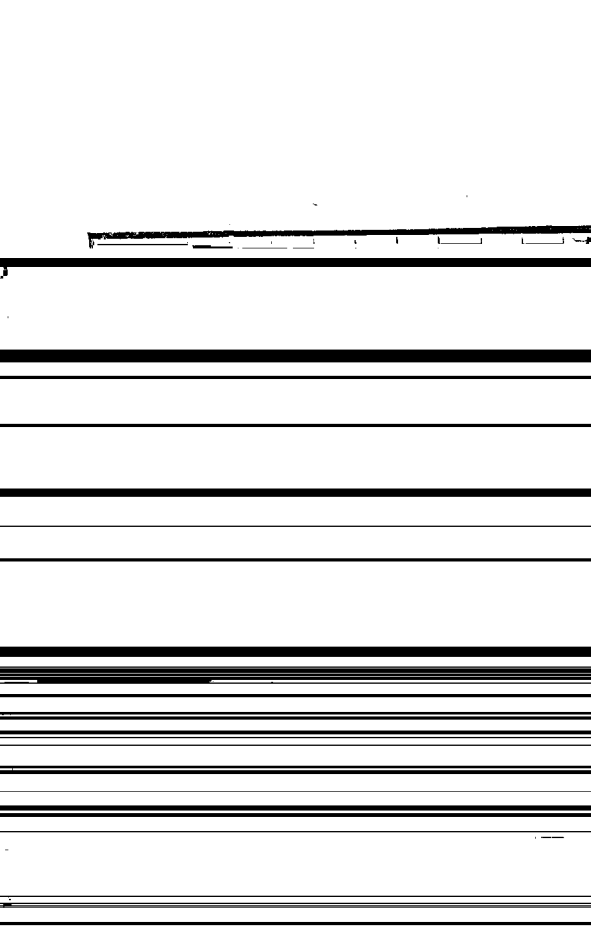
卷三

玉英第四

精華第五

卷四

王道第六



符瑞第十六

俞序第十七

離合根第十八

立元神第十九

保位權第二十

卷七

考功名第二十一

通國身第二十二

三代改制第二十三

官制象天第二十四

堯舜湯武第二十五

服制第二十六

卷八

度制第二十七

一名調均篇萍
鄉本在三十五

爵國第二十八

仁義法第二十九

必仁且知第三十

卷九

身之養第三十一

對膠西王第三十二

觀德第三十三

奉本第三十四

卷十

深察名號第三十五

實性第三十六

諸侯第三十七

五行對第三十八

闕文第三十九

闕文第四十

卷十一

爲人者第四十一

五行之義第四十二

陽尊陰卑第四十三

看和真露
王道通第四十四

天容第四十五

天辨第四十六

陰陽位第四十七

卷十二

陰陽終始第四十八

陰陽義第四十九

陰陽出入第五十

天道無二第五十一

煖燠孰多第五十二

基義第五十三

闕文第五十四

卷十三

四時之副第五十五

人副天數第五十六

同類相動第五十七

五行相勝第五十八

五行相生第五十九

五行逆順第六十

治水五行第六十一

卷十四

治亂五行第六十二

五行變救第六十三

五行五事第六十四

郊語第六十五

卷十五

郊義第六十六

郊祭第六十七

四祭第六十八

郊祀第六十九

順命第七十

郊事對第七十一

卷十六

執贄第七十二

山川頌第七十三

求雨第七十四

止雨第七十五

祭義第七十六

循天之道第七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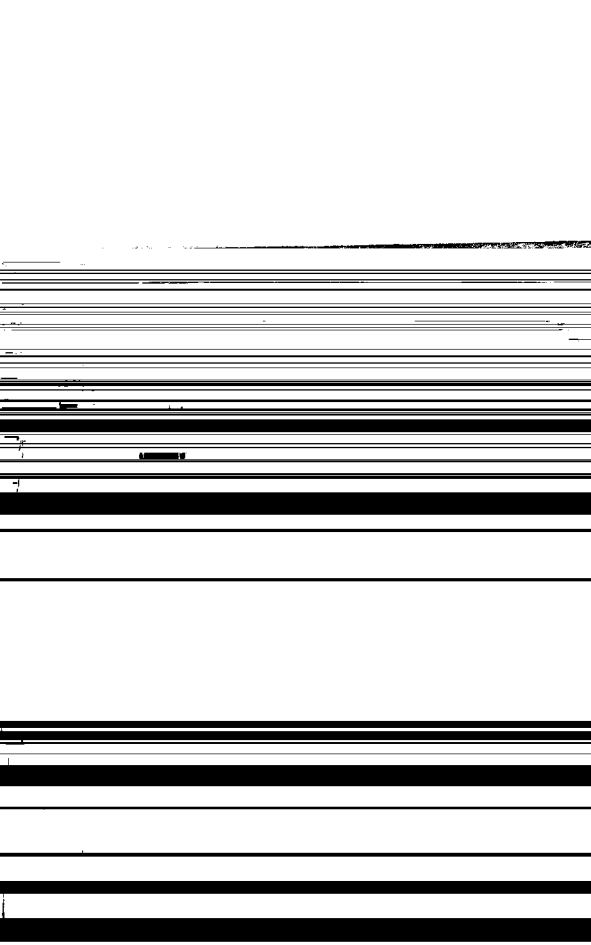
卷十七

天地之行第七十八

威德所生第七十九

如天之爲第八十

天地陰陽第八十一



春秋繁露卷一

史記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頗著文焉索

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博物志牛亨問崔豹

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西京

雜記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周禮大

司樂賈公彥疏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

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玉海云董仲舒

春秋繁露以屬辭比事有連貫之象焉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楚莊王第一

樓四明云潘氏本楚莊王篇為第一他本皆無之然則為潘氏附者無疑

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

徐廣曰楚在南郡枝

江縣括地志云歸州巴東縣東南歸故城楚子熊繹之始

國也周本紀注帝舜後過父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器

用封其子媯滿于陳都宛邱之側宣十一年經楚人殺陳

夏徵舒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

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丙討亦不與也曷為

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

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

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討之則討

春秋繁露

卷一

一

龍翁精舍校刊

之可也注辟天子故貶見之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史記封尚父于營邱曰齊

正義曰今臨菑縣呂望所封齊之都也營邱在縣北何也

百步外昭四年經楚子以下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據稱子爲襄與伯討辭靈王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

重宣十年經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

孰知其非正經春秋常於其嫌得者原注宋本傳德見其不得也

春秋見其不得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信二年經城楚邱傳然則就城

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晉文不予致王而朝詩譜云叔

公城之不與桓公專封也

以堯墟南有晉水改曰晉侯僖二十八經公會晉侯齊侯

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

所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爲

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孔子世家踐土之會實召

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

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

賊子懼焉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

原注是

不貶矣

官本按貶他本作此

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

多所況是

說文況

文約而法明也

孔子世家約其文辭而旨博

問者曰

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

括地志云豫州北上有蔡縣古蔡國縣東有

蔡岡因名也昭十三年經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予諸侯專封也

不予

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

盧注慶上當有於字

何也

之文不復見于殺慶封之經傳

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

武進侍郎莊公存與曰春秋之辭文有不再襲事有不再見明之至也事若可類以類索其別文若可貫以貫異其

條聖法已畢則人事雖博所不存也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

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

昭四

年傳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

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於此其云爾也

廣韻

臣伏也男子賤稱春秋說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一切經
 音義纂又患反說文逆而奪取曰篡字從人音私算聲算
 桑管反蒼頡篇自營為人弑君之法理無外聲故字從人
 也按殺當作弑白虎通引春秋讖曰弑者試也欲言臣子
 殺其君父不敢卒候問司事可稍稍弑之釋文云弑從式
 殺從受不同君父言弑積漸之名臣子云殺卑賤之意字
 多亂故時復音之鹽鐵論威厲而不殺殺音弑石經弑作
 試蓋古通用也今則昉釋文之例弑殺二字每別白言之

春秋曰晉伐鮮虞奚惡乎晉而同夷狄也方輿紀要北直

四十里新市故城鮮虞國都也昭十二年經晉伐鮮虞注
 謂之晉者中國以無義故為夷狄所強今楚行詐滅陳蔡
 諸夏懼然後去而與晉會于屈銀不因為大殺諸侯先之
 以博愛而先伐同姓從親親起欲以立威行霸故狄之

曰春秋尊禮而重信信重於地禮尊於身何以知其然也

宋伯姬恐不原注恐不禮而史記乃命微子開代死於火

宋更曰睢陽杜預注宋今梁國睢陽縣襄三十年傳宋災
 伯姬卒焉其稱諡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

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
 不見傅母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乎火而死齊桓公

疑信而虧其地

莊三十年傳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

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願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操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賢而舉之以爲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荅施無不報天

之數也今我君臣同姓適女

昭十二年疏言先伐同姓者正以鮮虞姬姓故也索隱曰

中山古鮮虞國姬姓也說文適之也宋魯語

女無良心

女汝

禮以不荅有

盧注有古

內多如此 恐畏我何其不夷狄也公子慶父之亂魯危殆

亾而齊桓安之

官本校安他本作公

於彼無親尙來憂我

閔二年傳莊公死子

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

何與同姓而殘賊遇我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貌鳴鳩

鵲鵬翰高戾至也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

我心憂傷念彼先人

看禾金

傳曰生
文武山

今晉了

如檀己
者三田

謂之孫

公往而

子書莊
河乃宿

何恥而

因有疾
畏晉少

懼官才
他太

臣陵封

積替並
之漸不

取同姓

昭十年注去冬者蓋昭公取吳孟
子之年故貶之師古曰取讀曰娶

接不義而重自

輕也人之言曰國家治則四隣賀

師古曰以禮
物相慶曰賀

國家亂則

四隣設是故季孫專其位而大國莫之正

謂齊晉不
能救正

出走

八年

自二十五年九月孫於齊至三十
二年薨于乾侯始終出走凡八年

死乃得歸

定元年
經公之

喪至自
乾侯

身亾子危

定元年傳卽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
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

也困之至也

釋文困
窮也

君子不恥其困而恥其所以窮昭公

雖逢此時苟不取同姓詎至於是雖取同姓能用孔子自

輔亦不至如是時難而治簡

師古曰簡謂
簡於仁義也

行枉而無救是

其所以窮也

春秋分十二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

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

顏安樂從
襄二十一

斗既未年不臣之八黎何景其傳億所君卽年春

貴貴而賤賤重重而輕輕也

釋名貴賤也物所歸仰也賤賤也卑下見踐履也有

又知其厚厚而薄薄善善而惡惡也

司馬遷傳善善惡惡春秋采善貶惡推三

代之德非獨譏刺而已也師有

又知其陽陽而陰陰白白

古曰善善者謂褒襲善人也

而黑黑也

後漢馮衍傳注白黑猶賢愚也淮南百物皆有

合偶偶之合之仇之匹之善矣

爾雅仇合也毛詩疏雉爲文學注爾雅仇相求之匹

詩云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仇匹此之謂也

然則春秋義之大者也

司馬遷傳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

禮義當一

得一端而博達之觀其是非可以得其正法視

其溫辭可以知其塞怨是故於外道而不顯於內諱而不

隱於尊亦然於賢亦然

隱元年傳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此其別內

外差賢不肖而等尊卑也義不訕上智不危身故遠者以

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逾近而言逾謹矣原注

作此定哀之所以微其辭以故用則天下平不用則安其

愈定元年傳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

身春秋之道也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注此假設而

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

詰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為諱尊隆恩

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盧注錢云此春秋說開端大旨

當為首篇如冕旒然繁露之名或取於此今次於前三節

後而以楚莊王題篇疑出後人掇拾綴緝所致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

方圓廣韻規圓也字統云丈夫識用必合規矩故規從夫

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淮南子一

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又黃

鐘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鐘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

成音以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官本按

作遺留覺然則先王之遺道之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已故聖者

法天賢者法聖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聖人異治同理也古今

通達故先賢傳其法於後世也春秋之於世事也善復古

昭五年傳舍中譏易常信二十年經新作南門傳何以書軍者何復古也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注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疏奢泰不依古法欲其法先王也然而介以一言曰左傳

因王者必改制自僻者得此以爲辭曰古苟可循先王之

道何莫相因世迷是聞以疑正道而信邪言甚可患也答

之曰人有聞諸侯之君射麋首之樂者大射儀曰樂正反

記疏舊解麋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射亦必中如

禪書云設射麋首徐於是自斷麋首縣而射之鄭元曰縣

廣曰麋一名不來

曰此本古之縣字耳後人轉用爲州
縣字乃更加心以別之非當借音
曰安在於樂也此聞

其名而不知其實者也今所謂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

非變其理受命於天易姓更王非繼前王而王也
白虎通王者受

命必改朔何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
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若一因前

制修故業而無有所改是與繼前王而王者無以別受命

之君天之所大顯也事父者承意
鄭元曰承奉承不失隊也事君者儀

志事天亦然今天大顯已物襲所代而率與同則不顯不

明非天志故必徙居處更稱號
白虎通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者受命必立天

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

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

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著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

天命已者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

守文之君無以異也改正朔
白虎通三正記曰正朔三而

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改正朔
改隱元年疏凡正朔之法不

得相因滿三反本禮則然矣但見其受命將王者應以十一月爲正則命之以赤瑞應以十二月爲正則命之以白瑞應以十三月爲正卽命之以黑瑞易服色者服色車馬也無他焉不敢不順天

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

潛夫論風者氣也俗者習也土地水泉氣有緩急聲有高下謂之風焉人居此地習以成性謂之俗焉風有薄厚俗有澆澆明王之化尚移風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爲之風焉民習而行亦爲之俗焉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白虎通王者無改道之質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積聲味不可變衰賊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孔子曰無爲

而治者其舜乎官本按治他本誤作制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

易之效與問者曰物改而天授顯矣其必更作樂何也曰

樂異乎是制爲應天改之樂爲應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

必民之所同樂也史記樂樂其所自生孫炎曰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德若舜之民樂其紹堯

水火寒暑
卷一
七
龍谿精舍校刊

春秋

也周之
紂而作

樂於終

以和政

樂者盈

樂以成

制度於
故言制

下之所

詔者昭

樂其三

害也故

武者伐

也官本按同樂之他本作之樂同按自王作樂之法必反

本之所樂所樂不同事樂安得不世異樂記五帝殊時不相沿樂是故

舜作韶而禹作夏湯作護而文王作武四樂殊名官本按樂他本

作則各順其民始樂於己也吾見其效矣史記名與功借正義曰名謂樂

名也功者揖讓干戈之功也聖王制樂之名與所建之功俱作也若堯舜樂名咸池大韶湯武樂名大護大武也

詩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樂之風也

釋文風是詩侯政教所以風天下論語云君子之德風並是此義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

旅箋云赫怒意斯盡也五百人為旅傳旅師也當是時紂為無道諸侯大亂民

樂文王之怒而詠歌之也周人德已洽天下反本以為樂

謂之大武言民所始樂者武也云爾故凡樂者作之於終

而名之以始重本之義也由此觀之正朔服色之改受命

龍谿精舍校刊

應天制禮作樂之異人心之動也

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

然二者離而復合所爲一也

漢書禮樂志樂以治內而爲同禮以修外而爲異同則和

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敬畏則不爭揖讓而

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二者並行合爲一體

玉杯第二

漢書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師古曰皆

其所著書名也

春秋譏文公以喪取

文二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

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

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

吉者主於己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

喪之法官本按之法他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閔年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白虎通喪服以爲古民質

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服無數心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

地萬物有終始而爲之制以暮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爲

加隆以盡孝子之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替二十五月

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今按經文公乃四十一月乃取取

時無喪出其法也久矣何以謂之喪取曰春秋之論事莫

重乎志今取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取也且

文公以秋禘祭文二年經八月丁卯以冬納幣文二年經

幣齊納皆失於太蚤師古曰蚤古早字春秋不譏其前而顧譏其後

閏二年注禮禘禘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即禘遭禘即禘今不譏前之禘祭大蚤而獨譏後之納

幣大蚤也必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文二年傳

欲久喪而後不能也注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

二十五猶宜未平於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取事是

春秋之所甚疾也故譏不出三年於首而已譏以喪取也

不別先後賤其無人心也緣此以論禮禮之所重者在其

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則君子予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予之知喪故曰非虛加之

文二

年注非虛加之也者非虛加責之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者爾

重志之謂也志爲質物

爲文文著於質質不居文文安施質質文兩備然後其禮

成文質偏行不得有我爾之名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

質而無文雖弗予能禮尙少善之介葛廬來是也

僖二十九年傳

介葛廬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注不能升降揖讓也介者國也葛廬者名也進稱名者能慕中國朝賢君明當扶勉以禮義杜預

注介東夷國也在城陽黔陬縣

有文無質非直不予乃

少惡之謂州公寔來是也

方輿紀要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北有廢瀆于縣亦古州國

世本州國姜姓桓六年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爲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爲慢之化我也注行

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

然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

物師古曰右尊也左卑也

故曰

官本校他本脫故曰二字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荀子引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

朝云辭令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

曰喪云喪云衣服云乎哉是故孔子立新王之道

隱元年注春秋

託新王受命于魯

明其貴志以反和見其好誠以滅僞其有繼周

之弊故若此也

表記殷周之道不勝其弊注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難復也

春秋之法以人隨君以君隨天曰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一日不可無君而猶三年稱子者爲君心之未當立

也此非以人隨君耶孝子之心三年不當三年不當而踰

年卽位者與天數俱終始也

文九年傳踰年稱公矣則易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

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

此非以君隨天耶

偶其類覽其緒

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

屠其贅

老子曰餘食贅行河上公注曰

無之無當爲贅

是以人道浹而王法立

官本校道他本作心

以爲不然今夫

天子踰年卽位

文九年傳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也

諸侯於封內

三年稱子

文九年傳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

皆不在經也而操之與

在經無以異非無其辨也有所見而經安受其贅也

原注安訓

不故能以此貫類以辨付贅者大得之矣

唐殿火災對春秋之道舉往以

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

所疑矣

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

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

爾雅臞瘠也

而不可得革也是故

雖有至賢能爲君親含容其惡不能爲君親令無惡書曰

厥辟不辟去厥祗

官本校他本無不辟二字尙書作厥辟不辟忝厥祖鄭康成曰厥其也辟君也

看和象象

事親亦然

不子君不

以不三年

宗廟文正

其羣祖以

後祖也法

失先後之

繼父故門

各當爲日

此恩義並

各有所施

公會諸侯

名公失序

使與公合

盟也

徵不臣古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師古曰逮及也

蓋自文公以來之謂也

是時祿去

公室政在公子遂

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惡服人也

官本按以他本誤作

在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

秋明其知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

儒林傳古之儒者博學厚六藝之文六學者王

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

詩道志故長於質禮制節故

長於文樂詠德故長於風書著功故長於事易本天地故

長於數春秋正是非故長於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

徧舉其詳也故人主大節則知闇大博則業厭

盧注大二並音泰

者異失同貶其傷必至不可不察也是故善爲師者既美

其道有慎其行齊時早晚

盧注齊酌齊也與劑同

任多少適疾徐造

而勿趨稽而勿苦

淮南子太疾則苦而不入太徐則甘而不固注苦疾意也甘緩意也師古曰趨

讀曰促促速也稽考也考法于前人也

省其所爲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

身大成此之謂聖化吾取之

春秋之好微與其貴志也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

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者也是故君殺

當作

賊討則善

而書其誅若莫之討則君不書葬而賊不復見矣不書葬

以爲無臣子也賊不復見以其宜滅絕也

隱十一年傳春秋君弑賊不討

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宣六年注據宋督鄭歸生齊崔舒弑其君後不復見

今趙盾弑君四年

之後別牘復見

官本按牘字原本他本俱誤作獨今據黃氏日鈔所引改正說文云牘書板也蓋長

一尺因取名焉宣二年經晉趙盾弑其君夷獯宣六年經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傳趙盾弑君此其復見何弑君者趙穿也親弑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非春秋之常辭也古今之學者

異而問之曰是弑君何以復見猶曰賊未討何以書葬何

以書葬者不宜書葬也而書葬何以復見者亦不宜復見也而復見二者同貫不得不相若也盾之復見直以赴問

而辨不親弑非不當誅也

廣韻誅責也釋名曰罪及日誅如誅大樹枝葉盡落

則亦

不得不謂悼公之書葬直以赴問而辨不故弑

官本按故他本作誅

非不當罪也

昭十九年經冬葬許悼公

若是則春秋之說亂矣豈可法

哉故貫比而論是非雖難悉得其義一也今誅盾無傳弗

誅無傳不交無傳以比言之法論也無比而處之誣辭也

誣罔也以無爲有也

今視其比皆不當死何以誅之春秋赴問數百

應問數千同留經中播援比類

官本按播他本作繙荀子倫類不通注通倫類謂雖

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觸類而長之

以發其端卒無妄言而得

應於傳者今使外賊不可誅故皆復見而問曰此復見何

也言莫妄於是何以得應乎故吾以其得應知其問之不

妄以其問之不妄知盾之獄不可不察也夫名爲弑父而

實免罪者已有之矣亦有名爲弑君而罪不誅者逆而罪

之官本校罪他本作距不若徐而味之且吾語盾有本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漢書夫度者別於分忖於寸小雅巧言之詩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言物莫

無鄰察視其外可以見其內也今按盾事而觀其心愿而

不刑合而言之非篡弑之鄰也按盾辭號乎天宣六年傳晉史書賊

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獐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苟內不誠安能如是

官本校他本下衍一是字故訓其終始無弑之志盧注訓挂惡謀者過

在不遂去罪在不討賊而已臣之宜爲君官本校他本此下有之字討

賊也猶子之宜爲父嘗藥也曲禮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鄭注嘗度其所堪子不

管藥故加之弑父

昭十九年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於弑也曷爲不成於弑止進藥而藥殺之

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弑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

臣不討賊故加之弑君其義一

也所以示天下廢臣子之節其惡之大若此也故盾之不

討賊爲弑君也與止之不嘗藥爲弑父無以異

太史公自序守經事

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盾不宜誅以此

參之問者曰夫謂之弑而有不誅其論難知非眾之所能

見也

官本校眾他本作董

故赦止之罪以傳明之

昭十九年傳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

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

盾不誅無傳何也曰

官本校他本脫曰字世亂義廢

背上不臣篡弑覆君者多而有明大惡之誅誰言其誅故

晉趙盾楚公子比

昭十三年傳此弑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者何靈王

爲無道作乾谿之
然後令於乾谿之
眾罷而去之皆不
靈王經而死皆不

也而弗爲傳弗欲

不能討者非一國

薄厚春秋責在而

討賊者乃加弑焉

弑不討賊遂加以
君是責薄惡之厚

明之今趙盾賢而

不討故因其所賢

之罪故因其所賢
省悟以反道師古曰沈

至乎此此所由惡

之民何足數哉

羣經音辨斗升十之也鄭注
筭竹器容斗二升算數也

弗繫人數而

已此所由惡厚而責薄也傳曰輕爲重重爲輕非是之謂

乎故公子比嫌可以立趙盾嫌無臣責許止嫌無子罪春

秋爲人不知惡而恬行不備也

師古曰恬安也音大兼反

是故重累責

之

鬼谷子鉤箝之語其說辭也乍同乍異其不可善者或
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

毀或以毀爲重累逸詩呂氏春秋將欲
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蹈之必高舉之

以矯枉世而直之

矯者不過其正弗能直知此而義畢矣

後漢馬武傳注矯
正也枉曲也孟子

曰矯枉者過其正
師古曰正曲曰矯

春秋繁露卷一終

春秋繁露卷二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竹林第三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爲禮至邲之戰偏然

反之何也

宣十二年經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

而與楚子爲禮也注不與晉而反與楚子爲君臣之禮者以惡晉也春秋土地名京相璠曰邲在敖北曰春

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爲夷狄楚變而爲君子故

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

宣十二年傳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搗軍退舍七

里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

之戰

官本按如他本作而盧注古而如通用宣十二年傳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日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

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

而逆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殺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

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釋文秦者隴西谷名

東北昔皋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虞賜姓曰

嬴其末孫非子為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曰

于秦谷僖三十三年傳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子諫曰

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冢上

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

曰爾即死必于殽之嶽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吾將

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

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

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

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

無反鄭文輕眾而喪師釋文鄭者國名周宣王母弟桓公

之地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閔二年經鄭棄其師傳鄭棄

其師者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

道也說苑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

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能承天

之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

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

以此自省惟既以失實心奚固知之故春秋之敬賢重民

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秋此之謂也

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

莊十年傳猶者曰伐

注猶麤也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

麤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

稍精密盧注一二言次第不遺也傷其害所重也

隱二年注凡書兵者正

之者因重兵害眾兵動則怨結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

禍更相報償伏尸流血無已時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

主先苟不惡何爲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辭已且

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尙惡之況傷

民乎傷民尙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修舊則譏

莊二十年經

新延廐傳新延廐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造邑則諱

莊

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注繕故曰新十八年經冬築微大無麥禾傳冬既見無麥禾矣是害民

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

其為害幾何攷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

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官本按好而勿用仁義以

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鄭注弛施也協和此春

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

以戰伐為之者原注一作斷斷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

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隱六年注

戰日詐而善偏戰僖元年傳季子待之以偏戰注莒人可

詐則出其不恥伐喪襄二年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

意傷害尤多而榮復讎莊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傳大去

之為中國諱而榮復讎莊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傳大去

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

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

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

春秋潛潭巴災之爲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爲

言怪也謂先發感動之也

雖畝有數莖

音恆草木幹也

猶謂之無麥苗也

莊七年經

無麥

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伐不可勝數而復

讎者有二焉

莊四年傳何賢乎襄公復讎也莊九年經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內不言敗此其

言敗何伐敗也曷爲伐敗復讎也

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

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爲不可

王本脫戰字

則無

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爲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

之於偏戰也

王本戰誤作義

善其偏不善其戰何以效其然也

盧注

效驗也

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

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

夷狄則謂之內

成十五年傳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說苑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

春和焚

本惠未
京師而

比之不

桓三年
言乎相

戰不如

不義辭

事無應
毫毛之

思者其

是遠而

不任其

反而後

而後行
反於經
合也法

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爲他道莊
侍郎曰春秋以辭成象以象垂法示天下後世以聖心之
極觀其辭必以聖人之心存之史不能究游夏不能主是
故善說春秋者止諸至聖之法而已公羊子曰王者孰謂
謂文王也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無或執一辭以爲
見聖無或放一辭而不至於聖推見至隱懷之爲難違之
斯已難得其起而又不達其所以應見爲惑也詩曰棠棣之
起見爲附也起而不達其所以應見爲惑也詩曰棠棣之
華偏其反而春秋之辭其起人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
知問無權者不能應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亦可
以求所應問司馬子反爲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
而得之矣

請與宋平宣十五年經宋人及楚人平傳莊王圍宋軍有

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

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懋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

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懋雖然吾聞之也圍子相

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

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
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
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
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懋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

春秋終卷
卷二
龍谿精舍校刊

盟

原注右闕反爾雅梁莫大於溴梁音義溴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温入河孫注梁小橋也信在大夫

官本按他

而春秋刺之

襄十六年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無信字

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爲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

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間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君

名美

官本按君他本作擅

故忠臣不顯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

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

我君之德此爲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人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是乎惟

良顯哉

今子反去君近而不復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

解二國之難爲不得已也柰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官本

按止他本作正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

官本校義他本作意曲禮注雷之發聲物無子反之行一

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

曲之變荀子蔽於一曲注一曲一端之曲術修之義也原

注

術疑

作獨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

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芣采菲無以下

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聞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

之至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

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

奚恤其文

荀子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

盡也故王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故曰當仁

不讓此之謂也

孔安國曰當行仁之事

不復讓于師行仁急也春秋之辭有所謂

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

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

字鑑取亂切說文齊謂之

炊爨宣十五年傳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

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

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

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爲大

五帝本紀注泰山東岳也在兗州博城縣西北

弗見而況微渺者乎故按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

其故得志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

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餘尊而志

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卽位九年未

嘗肯一與會同之事

師古曰與讀曰預

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

侯于清邱斷道

王本無字非

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

之新築

釋文魯者周公之子伯禽所封之國也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留之輔相而封伯禽焉史記封

周公旦於太昊之墟曲阜正義曰括地志曰兗州曲阜縣外城卽魯公伯禽所築也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

墟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衛卽殷墟定昌之地春秋土地名京相璠曰清邱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魏都

尉治杜預注斷道晉地新築衛地宣十二年經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邱十七年經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

婁子同盟于斷道成二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當是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時也方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俱

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衛曹四國相輔

釋文曹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

國也爵爲伯其封域在兗州陶邱大困之鞶

之北荷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穀梁曰鞶去齊五百里成二年傳前此者晉卻克與藏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竊

客則客或跋或眇于是使跋者逐跋者使眇者逐眇者二大夫出相與倚闔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

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獲齊頃公斫逢丑父成二年傳
率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獲齊頃公斫逢丑父頃公取飲
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
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
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
曰法斫於是斫逢丑父佩鱗辨正曰按顏師古刊謬正俗
逢姓者蓋出於逢蒙之後讀常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
爲此姓者自稱乃與龐同按德公士元所祖自別殊非伯
陵逢丑父之裔不得棄其本姓混茲音讀今按左傳有逢伯
陵逢丑父孟子有逢蒙左傳無音孟子音云丁張並薄江
切按逢伯陵商諸侯姜姓逢丑父齊人後漢有逢萌北海
人其字皆從逢廣韻云逢皮江反姓也出北海左傳有逢
丑父其字從逢子疑師古以左傳孟子諸書皆寫爲逢遇
之逢故以爲更無別音不思古今字書或借用或傳寫舛
訛豈可以臆斷便謂姓無皮江切耶孟子音義又云逢從
逢字下江切以此見正文誤從逢爾玉篇斫斬也側略切

一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爲天下笑其端乃從

懼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

官本校得他本作其

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志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

也自是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

疾弔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家國安寧

成入年傳寧之

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

所取侵地核成五年會蟲牢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

年盟馬陵九年盟蒲齊侯皆與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禍起

於喜也劉向集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

在門弔者在閭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

齊頃公之始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窺蹇跂之容故被

牽之禍遁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

人皆弔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

弔者在門賀嗚呼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

者在閭也嗚呼師古曰於戲歎聲也於讀曰烏戲讀曰

皆同耳而俗之讀者隨字而別又曲為解釋云有吉凶美

惡之殊是不同其大指也義例具在詩及尙書不可一二

不省耶

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

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爲知權丑父欺晉祭

仲許宋

桓十一年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

處于留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於留途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

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爲

官本校所難於祭仲他本作難

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

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鄭

奔衛弟突歸於鄭是避兄弟也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

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爲知權

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爲不知權而簡之

簡略也

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

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爲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

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

隱賤而桓貴隱之立爲桓立故隱之立爲行權

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

不愛齊頃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

人不爲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爲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

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

襄六年經齊侯滅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

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

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是故春

秋推天施而順人理

官本按人他本作天

以至尊爲不可以生於至

辱大羞故獲者絕之

桓六年注嫌來輸平獨惡鄭擅獲諸侯魯不能死難皆當絕之

以至

辱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雖失位弗君也已反國復

在位矣

官本按他本無復字

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溷然方獲

而虜耶

國策注恩溷同濁貌玉篇虜獲也戰獲俘虜也

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

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辱於晉其免頃公為辱

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

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

無恥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

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

死以榮正是之謂也

尸子曰眾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

由法論之則丑

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春秋春秋之

看和雙言

序辭也

豈上奉王

非以置號

天正其行

惡好榮樹

施之在人

廉恥者不

面之位而

不可避君

春秋曰齟

許今開封

遷奚今鳳

曰羽今南

州府東廡

注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曰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曰
衛侯速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成二年經庚寅衛侯遫卒冬楚師鄭師侵衛鄭

與諸侯盟于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成二年經

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盧注以盟卽已盟伐許舊本年伐鄭訛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

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踰年有稱伯不子

法辭其罪何成四年經鄭伯伐許注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其意以著其惡

曰先王之制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宣元年傳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

不呼其門順其志之不在事也詩云詩當作書高宗諒闇高宗商王武丁也鄭

注論語諒闇喪廬也禮記注諒古作梁三年不言居喪之

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踰年卽以喪舉兵也

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復得稱子謂之鄭伯以

辱之也

既葬稱子今稱伯使不得在子行故云以辱之也

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

盟得罪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

之今又重以無故居喪以伐人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

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

已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卒而俱至

官本按卒謀他本作率

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蠱牢之盟是也

蠱當作蠱成五年經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杜預注蟲牢鄭地陳留封邱縣北有桐牢

楚與中

國俠而擊之

官本按俠他本作挾

鄭罷敝危亡

師古曰罷讀曰疲

終身愁辜

盧注辜當讀爲苦

吾本其端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

之國

師古曰道讀曰導

敬事而信知其爲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

之今鄭伯既無子恩

官本按他本無既字

又不熟計一舉兵不當被

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

葬

官本校本他本

見其罪也

成六年經鄭伯費卒注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強

楚楚伐鄭喪不能救晉又

曰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

官本

按他本行作得孔安國注論語放依也

興事不審時其何

字誤如此爾

春秋繁露卷二終

春秋繁露卷三

漢 廣川董仲舒撰

江都凌曙注

玉英第四

尸子龍淵生玉英尚書帝命驗有人起戴玉英鄭注玉英寶物之名

謂一元者大始也

王弼曰一者數之始也物之極也爾雅元始也春秋元命包曰孔子曰某作春

秋始于元終于麟王道成也

知元年志者

官本按他本無者字

大人之所重小人

之所輕是故治國之端在正名

論語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

也正名乎

名之正興五世五傳之外美惡乃形可謂得

原注一作冒

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見非其位而即之雖受之先君春

秋危之宋繆公是也

隱三年傳當時而曰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

與夷則不若愛女蓋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

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為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為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

先君之意山

之不爾逐可

弑與非其公

之吳王僚曰

卒諸樊南

今蘇州也

與弟者凡

者也如不

於是使專

而致國乎

以正書葬曰

之辭也桓

不危之者

不宜立而

宣弗受先

非直弗受

年經齊小白入于齊傳其言入何篡辭也然而知恐懼故舉賢人而以自覆蓋

官本校故知不背要盟以自湔浣也莊十三年傳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一切

也經音義湔洗也浣濯也遂為賢君官本校他本脫為字而霸諸侯說苑桓公于

叔陽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戎狄卒勝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使齊桓被惡

而無此美官本校被他本誤作背得免殺滅乃幸已何霸之有魯桓

忘其憂而禍逮其身桓十八年經公薨于齊注不書齊誘殺公者深諱恥也師古曰逮及也

齊桓憂其憂而立功名推而散之凡人有憂而不知憂者

凶有憂而深憂之者吉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此之謂也匹

夫之反道以除咎尚難人主之反道以除咎甚易詩云德

輶如毛言其易也鄭注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

公觀魚于棠隱五年經公觀魚于棠傳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杜預注今高平

方與縣北有武亭魯侯觀魚臺

義者利敗之也

已愧之以塞其

史公曰余讀孟

書而歎也曰嗟

也故曰放於利

至于庶人好利

德化被于下故

詩序曰上以風

故天王使人求

惡而書今官本

是爲甚惡說苑

鄙則庶人盜上

德而賤利以道

自至濟上而行

解于義解于義

言觀魚猶言觀社也皆諱大惡之辭也官本校諱他本誤作爲莊二十三年

經夏公如齊觀社注觀社者觀祭法諱淫

春秋有經禮有變禮爲如通安性平心者經禮也至有於

性雖不安於心雖不平於道無以易之此變禮也是故昏

禮不稱主人經禮也隱二年傳昏禮不稱主人注養廉遠

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辭窮而稱稱主人變禮也隱二年傳

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天子三年然後稱王經禮也

文九年傳以天子有物故字當衍則未三年而稱王變禮

也昭二十三年經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

何著有天子也注時庶孽並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

下當救其難而事之婦人無出境之事經禮也隱二年注

事母爲子娶婦官本校他本脫婦字僖三十年奔喪父母變

書卽位者言其弑君兄也不書王者以言其背天子是故

隱不言正

隱十一年傳

桓不言王者皆從其志以見其事也從

賢之志以達其義從不肖之志以著其惡由此觀之春秋之所善善也所不善亦不善也不可不兩省也

經曰宋督弑其君與夷

官本按他本脫宋督二字桓二年經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傳言莊公馮殺之

隱三年傳莊公馮弑與夷

不可及於經何也曰非

不可及於經其及之端眇

師古曰眇微也釋文眇妙十反莽眇輕虛之狀也崔云猛眇之

鳥首也取其行而無迹

不足以類鉤之

官本按鉤他本作鈞周易鉤深致遠故難知也

傳曰臧孫許與晉卻克同時而聘乎齊

成二年傳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

聘于齊

按經無有豈不微哉不書其往而有避也今此傳言

莊公馮而於經不書亦以有避也是以不書聘乎齊

官本按他

本無乎字避所羞也不書莊公馮殺避所善也是故讓者春秋

之所善宣公不與其子而與其弟其弟亦不與子而反之

兄子雖不中法皆有讓高不可棄也故君子爲之諱不居

正之謂避隱三年傳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後也亂移之宋督以

存善志此亦春秋之義善無遺也官本按遺他本課作道若直書其

篡則宣穆之高滅而善之無所見矣難者曰爲賢者諱皆

言之爲宣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爲善不法

不足法也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

非王法所當貴也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

此之謂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謂制官本按謂他本誤作位桓二年傳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本主

名名之從後所屬主人

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權雖反經亦必在

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雖死亾終弗爲也公子

目夷是也

僖二十一年傳宋子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

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

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

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

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

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

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

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

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曷爲不入然

後逆襄公歸故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官本核者春秋

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

於鄆取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人滅鄆此不在可以然

之域也

水經注地里志曰莒子之國盈姓也少昊後杜預注莒國今城陽莒縣也鄆國今琅邪鄆縣世本鄆

妣姓子爵

太子巫仕

莒人滅鄆

夫也言滅

莒非故諸

兵滅故諸

者謂正經

也論語子

入可也

鉅經耳故

君終不與

病將死謂

者反生生

克謂荀息

子慮之荀

愧乎其言

息立卓子

衛曼姑拒

者也。制贖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制贖而立。制贖爲無道。靈公逐制贖而立。制然則制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四臣事異而同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

與之亦重宗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

君之命也。事雖相反。所爲同。俱爲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

難者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爲之者。

官本按他本無下之字

皆存之

事君善之可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也。

官本按他本無也字

而所欲

恃者皆不宜立者。何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

立不書。

諸侯立所不宜立例所不書

大夫立則書。

隱四年經衛人立晉傳晉者何公子晉也

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眾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碯立之。

書之者。弗予大夫之

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君之得立之也。

莊侍郎曰春秋非記事之史不

書多於書以所不書知所書以
其微所謂禮禁未然之前也凡
秋之中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
無空文

息曼姑之所得爲義也難紀季

西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
以與季弟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夫不得用地定十三年傳此叛
其以地正國柰何

荀寅與土吉射荀寅與土吉射
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

公子無去國之義官本按公他
之弟鍼出奔

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
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又

君子避內難難紀季犯此三者何
而不避外難

敵盧注故一作
固古通用棄君以避患乎

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爲也紀季

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

諱也

莊侍郎曰春秋之義不可書則避之不忍書則隱之不足書則去之不勝書則省之辭有據正則不當書

者皆書其可書以見其所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其所大不忍避其所大不可而後目其所常不忍常不可也辭若可去可省而書者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代諱避常人之所輕聖人之所重

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

隱八年經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傳公曷為

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注寔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從公盟而公及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

閱元年經冬齊仲孫來傳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

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

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

莊八年經夏師及齊

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

師圍成成降于齊師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

滅同姓也索隱曰按春秋衛師入鄆杜預曰東平剛父縣

有鄆鄉又地理志云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

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
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
其辭章其義而褒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
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移之紀季故告糴
實莊公爲之而春秋諱其辭以予臧孫辰莊二十
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
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
一年不熟告糴譏也注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
年之畜危也切近故諱使若不匱大夫自私行糴
入于齊者實紀侯爲之杜預注鄆紀邑在齊國東
庸史記集解云安平城在青州臨
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鄆邑也而春秋詭其辭
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
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

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可

以不死也

官本按他本

汝以儻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

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

莊三年經秋紀季以儻入于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

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

五廟以存姑姊妹成六年注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始

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

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于子孫自高祖以下而七廟

天子卿大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率一國之眾以衛九

世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之官

本按他本無之字故爲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眾心也故爲諱滅

以爲之諱見其賢之也莊四年經紀侯大去其國傳大去

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讐

也何讐爾遠祖也哀公享乎周紀侯諱之以襄公之爲於

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讐乎紀卜之

日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一 魯公羊傳卷之二十一 龍谿精舍校刊

矣九世猶可以復
誓乎雖百世可也以其賢之也見其中仁義也

精華第五

春秋慎辭謹於名倫等物者也是故小夷言伐而不得言

戰

隱七年經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

大夷言戰而不得言獲

莊十年經荆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傳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

中國言獲而不得言執

天子執

各有辭也有

又

小夷避大夷而不得言戰大夷避中國而

不得言獲中國避天子而不得言執名倫弗予嫌於相臣

之辭也是故大小不踰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大雩者何旱祭也

桓五年傳大雩者何旱祭也

難者曰大旱雩祭而請

雨大水鳴鼓而攻社

莊二十五年經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按說苑作大水則鳴鼓而劫社

天地之所爲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

者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壓卑也固其義也雖太甚拜謫

之而已無敢有加也

周禮女巫巫疏董仲舒曰雩求雨之術呼嗟之歌國風周南小雅鹿鳴鄉飲

酒大射之歌春秋漢含華零祭禱辭曰萬國今大早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謗不敢煩民請命願撫百姓以身

塞無

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

大祝注董仲舒救日食祝曰昭昭大明

皆下犯上以賤傷

貴者

官本按他木無者字

逆節也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爲其

不義也

莊二十五年經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食則曷爲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

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聞恐人犯之故營之說苑作鳴鼓而懼之朱絲營而劫之

此亦春秋之

不畏強禦也

師古曰強禦強梁而禦善者也盧注畏舊本作爲今依劉昭注改正

故變天地

之位正陰陽之序直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是故

脅嚴社而不爲不敬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

僖二十四年經冬

王出居于鄭注不能事母故絕之言出說苑作
故劫嚴社而不爲驚靈出天王而不爲不尊上
辭父之命而不爲不承親哀三十年傳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

父絕母之屬而不爲不孝慈義矣夫官本按他本無慈字矣字莊元年傳不與

念母也注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說苑作絕文姜之屬而不爲不愛其母其義之盡

耶其義之盡耶

難者曰春秋之法大夫無遂事莊十九年傳又曰出境有可以

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莊十九年傳又曰大夫以君命

出進退在大夫也襄十九年傳又曰官本按他本脫曰字聞喪徐行而不

反也宣八年傳夫既曰無遂事矣又曰專之可也既曰進退在

大夫矣又曰徐行而不反也若相悖然是何謂也曰四者

各有所處得其處則皆是也失其處則皆非也春秋固有

常義又有應變無遂事者謂生平安寧也專之可也者謂

救危除患也

官本校他本無救字

進退在大夫者謂將率用兵也

官本

校他本脫謂將二字

徐行不反者謂不以親害尊不以私妨公也此

之謂將得其私知其指故公子結受命往媵陳人之婦子

鄆爾雅云媵將送也釋文音孕古者諸侯娶夫人則同姓二國媵之國君夫人有左右媵隱七年注待年父母母國

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嫡二十承事君子

道生事

官本校道生他本誤作遂其

從齊桓盟

春秋弗非以爲救莊公之危

莊十九年注先是鄆幽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

宋欲深謀伐魯專矯君命而與之盟故善而詳錄

公子遂受命使京師

官本校他本脫受字

莊九年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

道生事之

晉官本校道他本誤作遂釋文之往也

春秋非之以爲是時僖公安寧

僖三

經公子遂如晉京師遂如晉

無危故有危而不專救謂之不忠無危而擅

生事是卑君也說苑作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故此二

臣俱生事春秋有是有非其義然也

齊桓仗賢相之能官本校仗他本作挾用大國之資卽位五年官本校位

他本誤不能致一諸侯於柯之盟見其大信莊三十年傳桓公之信著

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杜預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一年而近國之君

畢至鄆幽之會是也莊十五年經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十六年經冬公會齊侯宋

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杜預注鄆衛地今東郡鄆城也幽宋地其後二十年

之間亦久矣尙未能大合諸侯也至於救邢衛之事僖元年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二年經城楚邱傳孰城城衛也賈逵曰邢周公之後姬國姓見存僖元年

絕之義僖十七年傳桓公嘗有繼絕存而明年遠國之君

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僖二年經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三年經齊侯宋公江

人黃人會于陽穀杜預注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
貫與貫字相似按左傳無澤字陽穀齊地在東平須呂縣
北故曰親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此其效也其後矜

功振而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

信五年經楚人滅弦

弦子奔黃杜預注弦

國在弋陽縣東南江黃伐陳而不往救

信四年經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杜預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

損人之國而執其大夫

信四

年傳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

不救陳之患

而責陳不離

官本按離他本作納原本及黃氏日鈔所引俱作離

不復安鄭

官本按鄭他本

誤作而必欲迫之以兵

信六年經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傳邑不言圍

此其言圍何疆也注惡桓公功未良成而志已滿矣故曰

管仲之器小哉

論語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此之謂也自是日衰九國

叛矣

信九年傳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鹽鐵論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志善而違

于法者免志罪而合于法者誅

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

罪分首從本直

者其論輕

原情定罪

是故逢丑父當斮而轅濤塗不宜執

官本按執

他本誤

魯季子追慶父而吳季子釋闔廬

閔二年傳緩追逸賊親親之道

也襄二十九年傳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為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為義以其不殺為仁此

四者罪同異論其本殊也俱欺三軍或死或不死俱弑君

或誅或不誅聽訟折獄可無審邪

王本可無二字誤倒釋文訟爭也言之於公也

鄭云辯則曰訟曲禮疏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小戴禮注獄塙也相質敵爭訟者也師古曰折斷也

故折獄

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獄而非也闇理迷眾與教相妨

教政之本也獄政之末也其事異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

相順故君子重之也

難晉事者曰春秋之法未踰年之君稱子

莊三十二年傳既葬稱子踰年

稱蓋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殺

當作弑

奚齊避此正辭而稱君

之子

僖九年經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傳此未踰年之君

何也曰所聞詩無達詁

官本校詁他本誤作話

易無達占

官本校占他本誤作言荀子善易者不占

春秋無達辭

詩汎厥樞無達詁易無達言春秋無達辭說苑作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困學紀聞引作易無達吉詩

無達詁春秋無達例

從變從義而一以奉仁人錄其同姓之禍固宜

異操晉春秋之同姓也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

痛也本其所爲爲之者蔽於所欲得位而不見其難也春

秋疾其所蔽故去其位辭

官本校位他本作正誤

徒言君之子而已

若謂奚齊曰嘻嘻

廣韻嘻嘻意

爲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

以兄之位爲欲居之以至此乎云爾錄所痛之辭也故痛之中有痛無罪而受其死者申生奚齊卓子是也惡之中

有惡者已立之已殺之不得如他臣之弑君者齊公子商

人是也

文十四年經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已殺之成死者

而賤生者也

故晉禍痛而齊禍重春秋傷痛而敦重是以奪晉

子繼位之辭與齊子成君之號詳見之也

古之人有言曰不知來視諸往

管子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今春

秋之爲學也道往而明來者也然而其辭體天之微故難

知也

官本按他本無故字知作之

弗能察寂若無

原注寂一作蒙

能察之無物

不在是故爲春秋者得一端而多連之見一空而博貫之

原注空或作宜釋文空音孔壘孔小穴也李云小封也一云蟻冢也莊侍郎曰春秋書天人內外之事有主書以立

教也然後多連而博
貫之則王道備矣
則天下盡矣魯僖公以亂卽位而知

親任季子季子無恙之時

師古曰恙憂病也神異經北方有獸曰獐獐恙也黃帝殺之由

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

內無臣下之亂外無諸侯之患行之二十年

國家安寧季子卒之後魯不支隣國之患直乞師楚耳

十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

僖公之情非輒不肖而國益衰危者何也

以無季子也以魯人之若是也亦知他國之皆若是也以

他國之皆若是亦知天下之皆若是也此之謂連而貫之

故天下雖大古今雖久以是定矣以所任賢謂之主尊國

安所任非其人謂之主卑國危萬世必然無所疑也其在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餗鼎實也謂所享

之物也渥厚也言鼎折其足則覆喪其實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釋文馬傳餗餗也穀梁疏餗

不

謂廢

爲足

者任

家不

切悁

賢人

以至

賢臣

何矣

以莊

年傳

季子

知孔

主知

使莊公早用季子而宋殤素任孔父尙將興隣國

官本校尙他本

誤作南說苑作乃將靖隣國

豈直免弑哉

盧注舊本作豈直弑哉誤

此吾所悁悁而

悲者也

春秋繁露卷三終